

愛，與孵夢的子宮

這一兩年來，你確診了，躁鬱症，又稱為雙極性情感疾患。

於是，當你回想自有記憶開始，或正確的說是自中學以來，終於你明白了二十年來，為何自己總懸晃在意氣飛揚、妙語如珠、天馬行空的狀態中潮起潮落，你的現實是別人的夢，別人看你才華洋溢，輕鬆寫意，彷彿無所不能，每每有出眾的表現，得到眾人欣羨驚嘆的注視眼光。原來，這自以為是梵谷或李白，才華迸發的現象，不是所謂正常人該有的。

一回想，當你欲前往日本、澳門、中國、美國，你訂了機票就出發，雲端飛翔，凝望天際之光，離地時你看見螻蛄般大小的建築與人物，霧鎖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大阪甲子園球場、菲律賓長灘島、上海東方明珠塔……滿心歡喜，無邊無際。你是澳門的賭王、上海灘風流人物、美國西岸的樂手，你是到球場觀賽的VIP，你購買了太多自己不需要的服飾、配件與名貴車輛。在酒吧裡對不熟識的人呼朋引伴，瘋狂勸酒請客，彷彿自己是宇宙中心，眾生狂舞，你樂於生活，像個爵士樂手、是個硬底子演員，你引燃狂喜之火；上天下地的這一切，你是軸心，如夢似幻，在躁狂退潮之前，世界如此美麗。

世界如此美麗，總以為各種幣別的金錢背後還有無數財富可揮霍，總盼著朋友之外還有良朋等你交遊，相聚取樂，女伴們鶯鶯燕燕，男人們意氣相投。

夜就像黎明的薄幕，揭開後又是不眠，不倦，不怠的時光之流。千金難買躁鬱症，待你幾度訴說完病狀之後，專業的年輕醫生望著你的雙眼，他說了一句：「你是醫書裡面的經典教材。」霎時無語了，原來你強烈的感受力，敏感多情，風一吹就抖落詩句的魔幻體質，是一身占據肉軀不走的躁鬱靈魂。

至少，醫生與你的共識是在自毀前你有「病識感」。病識感對你而言是揉雜了羞赧、愧疚、愕然與不甘的心理機制，也是你崩毀前的最後防線。父親亡故後，你壓抑兩季終於躁症爆發，你戶頭的餘額一年後退後了一個位數，躁後的鬱期是無盡憂傷，躁期的飛揚是整人的華麗諷刺，你甚至想過，如果能再回到母親的子宮，這一切便不會發生嗎？這令人難以面對的現實，是否就能重來。

但，不能重來，只能往前。懷著依稀卑屈歉疚之心，時而瘋狂時而憂鬱的靈魂，你只能往前。交往四年論及婚嫁的女友在你固定回診的這一年，心漸冷卻，變得陌生，只撻下一句「等你找份工作，做了三個月後再聯絡我。」人消失了，另結新歡，她將你逼到毫無情感支撐的另一處懸崖。

你到房地產與營養品公司撰寫商品文案，你無法專注，幾天即主動離職。你赴台南關廟一處社區大學，工作內容與描述不符合，九天後便離職。接著你回到住家附近汽車旅館，應徵儲備幹部從基層做起，第一天上班就碰上了抓姦劇碼，警察與當事人精彩如戲，未成年的飆車族男女們進房開毒趴共謀尋歡，你與越南、印尼籍外配們輪番進房整理散落的酒瓶、保險套，並收拾房客們從浴室蓮蓬頭噴灑至床上的積水與嘔吐物，吸毒後的醉酒房客嘻笑地丟了五百塊給清晨疲倦的你，年約二十歲的對方輕蔑傲笑著說：「賞你」。

你值大夜班，小你十幾歲的櫃台人員對你冷嘲熱諷，直到她發現你以外文與他國房客流利溝通；工作日夜顛倒，你不堪負荷，醫生說：「這工作型態只會影響病情。」於是，算是多見識了生活百態，數月後你毅然辭去這勞力工作。朋友說：「回傳播界當編輯吧，從零開始，你腦袋裡夠多夠雜，文史底子厚，技術磨練就有了，不如，就試試看吧。」

憂鬱時刻，一切都慢，無法對焦，就連腳是否實際踏在地板上，那回饋感受皆不同於平常。鬱期的自我，感覺不到應有的愛恨喜怒，受自卑、無信心、厭世、焦慮所纏縛，迥異於躁期的飛揚灑脫、天才橫溢與自信迷人。在那城市，領你去就診的是大學時的女友，電台 DJ Eve，她亦受憂鬱症與恐慌症之苦，人人都看不出，在電台現場與私下的她，發病時人格判若兩人，憂鬱時足不出戶，淚如雨下，甚或自殘，我們在不正常的社會裡正常。她介紹了一位資歷完整，耐心的醫生，於是定期追蹤服藥，你雖時有輕躁發作，但自知輕躁最美，只是，偶爾你想念那個躁狂的你，信心沛然，不停創作，時刻感受到至福的感動與愛。

在外號表哥的小武家中，Eve 帶你認識了幾位朋友，小武與其父親皆為躁鬱症患者，當身為牙醫的父親看上了一件兩萬元的 GORE-TEX 外套，便立即下訂單：「我要五十件」，望見了板橋對街有個千萬店面，隔日便去斡旋；表哥在中學時期，獨居家中頂樓三、四年從未出門，僅由家人從窗口送飯，人生之路因而坎坷，表哥亦常在網路上瘋狂購買各式商品與限量的玩偶公仔，耗資十萬、百萬，父子倆皆有躁症因子。而當日，有位女孩 Mina，姓吳，她也是他們之中一位友人，約小了你八歲，她曾患憂鬱症，但比起你們，她彷彿是一位正常人。你只覺得她安靜而甜美，總靜靜的在一隅聽人說話，吃著葡萄。

和 Mina 的相遇，印在腦海，如夢似幻。你記得她不多話，笑得甜。

兩三年來，你從助理編播、編播、到資深編播，這進程是快的，旁人皆不知你有這種疾患。藥物縮減了你情緒震盪的波幅，讓你接近正常人，但你自己也知，以前憑恃的傲人文思與創作慾望，卻少了許多；笑與樂，不再無盡湧出了。近一年多來，你再沒見過 Mina，不知道她怎麼了，後來她又出現了，當你跟她訴說

這些感覺與變化，她默默的聽，她也告訴了你她的真實故事。

一年來，她一直在家中休養，沒去工作，身為高級服飾業主管的業績壓力，日夜積勞導致體內累積過多自由基，讓人不自由的自由基促發惡性腫瘤，右胸動了一次刀，子宮半年內長出兩次囊腫與腫瘤，並動了兩次大手術，她說：「乳房與子宮是女孩的性徵，重要性跟臉龐差不多。我感到自卑，不喜歡自己，怎麼嫁得出去？」。你對她說：「我看不出哪裡不同，我還是喜歡你這個人。」Mina 笑了，她說：「手術後挖掉了一些胸部組織，一邊大，一邊小，不好看的。而且，手術後我的子宮脆弱，會比一般女生老化的快，想要懷孕，這兩三年就是關鍵了。」

你聽了之後，揣想她種種經歷，父母離異，母親住苗栗，父親在上海，她唯一的哥哥已離家而去，甚至曾對她家暴，鬧到驗傷，上警局做筆錄。你心想，她渴望家，於是她守著那家屋，你終於明白她極需要愛與關懷。

你陪 Mina 去看電影、散步、聊天，告訴她你半生的故事與病歷，她聽得入迷，也回報寬慰，她說：「至少，你還活著。」她客廳旁有一架三角式鋼琴，她掀開蓋子，取下暗紅絨布，調整座位，彈起了鋼琴。她的觸鍵，時緩時急，樂音流淌而出，你感到驚艷動人，異常溫柔的琴音，便問她：「你學過？」。她搖搖頭否認，又低頭淺淺地笑了。

曲畢，她抬起頭說：「這是要給你的曲子，想到就彈，是沒名字的歌。」

若套用王爾德的話語，音樂本身不遵循生活真實或是形上學的真理。音樂只表現它自身。如果音樂還有什麼其他的，那就是感情了。Mina 不在意你的躁鬱，你也不在乎她手術的赤紅創疤與癌症基因，原來，你們都預設了他人會歧視、藐視自己，原來，誤解別人之前，往往人們總是先誤解了自己。但，真的當我們被誤解之後，卻又更誤解了愛及人際之間的感情。

她外表甜美，音樂品味卻獨鍾略帶狂暴憤怒的後搖滾音樂，她也愛交響樂，尤其是馬勒與貝多芬，她聽得出不同樂手的詮釋與情感，鋼琴稱不上專業，也卻是無師自通，Mina 中學時代是競速溜冰的校隊隊長，最擅長街舞，更組過樂團，你靜靜思想她，生病之前的她是多麼耀眼。當她告訴你在進手術房前，她經常到烏石港外海與墾丁衝浪，她說：「我很喜歡坐在浪板上回望岸邊景色，陽光熾烈，海水打在身上，但我感到平靜。」你內心泛起異樣情緒，但不知那是什麼。

有一天，你們在客廳聊到深夜，Mina 告訴你，當她在發現自己身上有癌症腫瘤之後，辭了職，卸下了對年輕主管而言過重的壓力；買了機票，在阿布達比轉機，她直奔埃及。在夢想中的埃及度過一段日子，遊歷沙漠、古建築、卡夫拉

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她與同行友人途中見識了折射夢幻的海市蜃樓而且在不同日子裡看見了兩、三次。她沒想過自己會看見那般景色，她說：「如果還有機會，你陪我去一趟埃及。」機艙高壓引起她子宮疼痛，巧克力囊腫有破裂危險，她撐完那旅程，飛機一落，隔日就去三總開刀。這一年來，藥與抗生素讓她水腫不少，停經超過半年，賀爾蒙失調讓體態轉變，男友亦離開她，Mina 說：「我們所愛的，沒實踐的夢想還有很多，所以人要活得開心。我要你也開心。」

你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能找回心遺忘的節奏，如果我能找回夢想與愛的樂音，也許，眼前的她會不會是一個答案？

夜已深了，向 Mina 道晚安，她陪你走了一小段路，巷口路燈與月光灑在凌晨三點巷弄的葉子上，空氣中盈著植物氣息。你對她說：「醫生說我要平靜，二十年來躁症發作次次都像砍了大腦一刀，五十歲後易有帕金森式症與失智風險。」她望著你很久，你擁抱了她，幾秒鐘過去，Mina 靠在你肩上說：「吻我。」

在這般夜深的無人街道，沒人能清楚看見兩個人是否相視微笑後吻了對方。